

生长地是写作的根据地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杨道



沈念在五指山。

作家档案

沈念，1979年生，湖南岳阳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，现任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中短篇小说集《灯火夜驰》《夜鸣停止呼叫》、散文集《大湖消息》《世间以深为海》《时间里的事物》等。历获鲁迅文学奖、十月文学奖、华语青年作家奖、三毛散文奖、万松浦文学奖等。

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8月25日，湖南著名作家沈念借其散文集《大湖消息》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。

沈念出生在洞庭湖畔，水是其生命中的精神元素。在获奖作品《大湖消息》中，沈念叙说了麋鹿、候鸟、江豚的跃动与飞翔，也写了欧美黑杨及各类植物的丰茂与衰微，特别是记叙人和这片土地的命运交集，各种不同的命运故事，折射出活着之上的喜怒哀悲，像一面面镜子，映照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曲折与前行，展示出时代变迁中生态、人世间的渐变和嬗变。

近日，沈念受邀到海南参加“走进黎族”大型文化纪实采风活动。走进琼中、五指山黎族地区的沈念感受非常丰富，他在日记里写着：海南的什么，是歌声缠绕的地方，也是心灵可以栖息的地方。

11月3日，海南日报记者就此对沈念进行了专访。



努力捕捉海南气味

海南日报记者(以下简称记者)：之前来过海南吗？此次采风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

沈念：参加“走进黎族”大型文化纪实采风活动，是我第四次到海南，每一次到的地方不同，自然有着不同面貌的心得体会。这次走进琼中、五指山的黎族地区，近距离体验黎族的人文历史和风俗风情，感受非常丰富。民族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常谈常新的话题，在精神内蕴上，它形成的是不同于主流文化的视角，展现的是民族文化底蘊的交叉和多样。我在采风途中创作了《我在海南当“伴郎”》《被雨淋湿的歌声》《黎母山的慢时光》《五指山的锦》等散文作品，希望能为此次海南之行留下一些个人性的文学记忆。

记者：您认为海南和您的家乡存在什么差异？您打算如何去呈现？

沈念：海南靠海，湖南邻湖，都与水有关，但水与水又是不同的。我写湖，写散发出的许多气味，其中有一个重要的“鱼腥味”。这是一个地方写作者要守护和传承的，也是还需要继续挖掘和深耕的。也许写作者深挖精耕在一隅一地，不离不弃，可能一辈子白写了，但也许又生成了其他的意义。好作品的点睛之笔、气质不同之处恰恰就在于个人性，因为这种个人性(鱼腥味)是自然与地方性所滋养并生发(创造)出来的。我在海南几日，也是努力在捕捉一种气味，属于海南的气味。

生长的土地是作家的精神故乡

记者：说说《大湖消息》。洞庭湖，一直活跃在历史记载中，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名字。您写洞庭湖，源于怎样的机缘？

沈念：我的故乡是洞庭湖畔的一个小镇，家乡有许多村镇都是围湖造田起来的。年轻的时候，我在离洞庭湖很近的一所学校工作。周末，我常去水边找个荫处读书。那是一段如饥似渴的阅读岁月，读累了，就眺望一下水的远处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。仿佛那一刻，我自己也像流水一样，身体或精神去了很远的地方。

湖区的人们有他们的生活方式，不会考虑盖多好的房子添置多好的物件，吃穿用度大手大脚；人们喝早

酒，吃夜酒，无辣不欢，以此驱逐体内的湿气；人们习惯了洪水肆虐，习惯了一无所有又从头再来……上个世纪的洞庭湖围垦史，造成了今天的湖区面貌，也是湖区历史的一个缩影。当我写作之后，我发现其实是在处理这片河汊众多、江湖川流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地方性格、地方经验和地方故事。关注洞庭湖的变迁，是我得天独厚的优势。这种情感是生在骨子里的，非常复杂。我写湖上的各种物事，就是写人与湖、人与水之间的爱恨情仇，也就是写下一个“水世间”的一日和四季。

记者：洞庭湖于湖南文人而言，是否类于精神故乡？

沈念：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中的“大江大河”，近现代史上影响很大；湘资沅澧四水汇入洞庭湖，又最终流入长江。无论从文化形态还是地理空间上说，洞庭湖是湖南人的母亲湖。母亲湖的意义就是要为儿女们铺展一条成长的道路。在这片土地上生活、生长的人，无论走多远，依然会对这个精神故乡魂牵梦绕，念念不忘。于是有很多的作家，无论是本土还是寓外，都会把写作的根据地放在这片热土、厚土和沃土之上。

记者：您认为人与自然应如何相处？

沈念：人与自然是分不开的。人可作为大自然的主宰者，但并不代表人可以肆无忌惮、肆意妄为，人的命运其实是与自然万物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。万物是一体的，天地本是一个有机整体，写下生态文学经典之作《沙乡年鉴》的利奥波德说：“我们蹂躏土地，是因为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属于我们的物品。当我们把土地看成是一个我们隶属于它的共同体时，我们可能就会带着热爱与尊敬来使用它。”因此，每一个写作者都承担着保护、回馈自然的责任，应该说我在《大湖消息》的写作中，是在主动寻找并担负这一责任的。

写作是将水带到更远地方的过程

记者：您最近的两部作品《大湖消息》和《世间以深为海》都与水有关，您对水是否有特殊的感情？

沈念：在洞庭湖的水边生活了很多年，水，给了这片土地灵性、厚重、声名，也给了人刁难、悲痛、漂泊，更是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源泉。水就

是我的故乡，故乡于我，既是熟悉的写作，又是有难度的。《世间以深为海》是写那片土地上的往事，《大湖消息》于我则是一次挑战，面对湖洲之上的生命，我的书写视角是多维的。鸟不只是属于天空，鱼不只是属于流水，植物不只是属于洲滩，人不只是属于大地，它们所组成的生命有机系统，任何一个环节的塌陷和破坏，都可能导致系统的紊乱。我原来以为岸是水的疆界，但在行走中我懂得了水是没有边界的，飞鸟、游鱼、奔豕、茂盛的植物、穿越湖区的人，都会把水带走，带到一个我未曾想到的地方。我的写作，也是在将水带走、带到更远地方的过程。

记者：您的作品有独特的语感、节奏和风格，我个人很喜欢。尤其散文的语言，美，而且个人辨识度很强，有人说您已经掌握了语言的炼金术。一般情况下，作家的创作及其作品语言都带着自身经历的烙印，说说您有怎样的生活经历，才炼就这么高的语言技艺？

沈念：语言还是从阅读中感受并化入自己的表达的吧。如果像剥笋叶一样地刨掉那件毛茸茸的外套，我的青春时光拥有过的美好，最后残留的核心是留在从夜晚开始的阅读。阅读像一条泾渭分明的河，划分了我的白天与黑夜；它又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把体内的杂质剔除，让一个年轻的身体在阅读中成长。我的阅读多偏西方的作家，我的阅读史也是写作的成长史，我在阅读中经历着“纷纭人生”，也在写作中创造着“变化人生”。阅读中有时带来的是雷电交加，让人深受打击，没有信心再去写作；有时是金光万丈，仿佛自己可以驾驭世界毁灭前的唯一诺亚方舟，就是在这种自信心的摧毁与重建中，我向着文学的来处一步步靠近。

记者：您是“文学湘军五少将”之一，不仅写作起步较早，而且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的成就，您是怎么做到的？

沈念：直到今天，我依然没觉得自己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。写作这件事，是一生的马拉松。我不是那种有远大抱负的人，但也正是这种“没有”，让我能在一条认定的路上不管不顾地往前走。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围绕着“人”进行着不同的书写，我希望我的写作是在创造一种新变和越来越阔大的可能性。■